

# 容闳的护侨事迹

杨国标

容闳是早期美国华侨中的一位代表人物，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学者、教育家和外交家。他热爱祖国，为中国的进步和富强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关于他首创幼童留学美国的事迹，努力将西方先进文明和技术引入中国，以及他参加维新变法，后来又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事迹，早已为人们所熟知。本文所简略叙述的是1873—1880年期间，他为保护海外华侨的权益所做的一些工作。

## 关于秘鲁契约华工的调查

1873年，正在美国督导幼童留学事务的容闳为了中国购买新式大炮的事务而回到中国，适逢秘鲁派遣使团来中国谈判订立华工移民秘鲁的条约。当他到天津时，北洋大臣李鸿章要求他去会见秘鲁使团。在此之前，被拐骗、贩卖到秘鲁去的华工苦力已不下十万之数。华工们在苦力船上，在秘鲁的乌粪岛和种植园中遭受骇人听闻的迫害。臭名昭著的苦力贸易已为世人所不齿。容闳本人过去在澳门曾亲眼目睹苦力被掠的惨状，这一点，在他的自传中亦有述及：“当一八八五年，予初次归国时，甫抵澳门，第一遇见之事，即为无数华工，以辮相连，结成一串，牵往囚室。其一种奴隶牛马之惨状，及今思之，犹为酸鼻。”<sup>①</sup>因此，他对于苦力贸易深恶痛绝。在会见时，它义正辞严地揭露了从澳门贩卖华工苦力到秘鲁去的罪行，并且明确告诉秘鲁代表，“君幸毋希望予能助订此野蛮之条约。不惟不能助君，且当力阻总督，劝其毋与秘鲁订约，而为此大背人道之贸易也。”<sup>②</sup>这次会见不欢而散。

1874年，容闳奉清政府之命前往秘鲁调查那里契约华工苦力的状况。他在美国人凯洛洛博士和特罗伊切尔博士陪同下在秘鲁调查了三个月，搜集了关于华工在秘鲁遭受残酷迫害的大量证据，于1875年向清政府提交了正式报告，并附上华工的呈状、陈情书以及见证人的证词，还有二十四张被鞭伤、烙伤的华工的照片。本来，清政府于前一年（1874年）已经同秘鲁使团签订了《通商条约》，确认了自由移民原则：“大清国与大秘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佣工，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同时也规定“不准在澳门地方及各口岸勉强诱骗中国人运载出洋。违者，其人各照本国例从严惩治。至所载运之船，一并按例罚办。”<sup>③</sup>此时，双方正准备换文批准此条约。但是，由于容闳的报告“表明华工在秘鲁遭到非人的残害，这种伤害是无法予以补偿的。”<sup>④</sup>从而促使清朝政府改变了主意。李鸿章要求秘鲁政府代表应承赔偿苦力的损失并同意将来改善华工在秘鲁的待遇，否则条约不能生效。由于容闳的报告铁证如山，终于迫使秘鲁代表不得不同意将报告的内容报告本国政府，并且声明秘鲁政府保证将完全排除一切虐待移民华工的事情，保证

华工在秘鲁安居乐业,保护他们人身与财产的安全。⑤

这个条约后来经双方换文生效,但是,澳门苦力贸易已经结束。由于容闳这份报告的影响,自此之后,清政府对于华工前往秘鲁一直持反对态度,使秘鲁政府在中国招募华工苦力的努力受到挫折,派来运送华工的船只空船而归。至到19世纪80年代,中国广东省地方官还发布告,劝谕人民不要前往秘鲁。⑥美国历史学家斯图沃特评论说:容闳的报告对于中国政府后来制订有关“新”移民问题的政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⑦

## 在美国的护侨工作

1875年,容闳被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的副公使(公使为陈兰彬),并且“以副公使而兼监督之任”,继续负责管理留学生的培养教育工作。1878年9月,中国驻华盛顿使馆正式建立,从此中国在美国就有了正式的外交代表。此时,中国清王朝由于内政外交的需要,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对海外华侨“不闻不问”的政策,开始注意对华侨的工作。清政府向华侨聚居的国家和地区派驻使、领人员,正是它重视对华侨工作的体现。清朝《大清会典》规定,驻外使领人员有保护工商之务,华民出洋贸易工作,均归出使大臣保护随时约束……⑧。清朝驻英国公使郭嵩焘在奏折中也说,“设立领事之义约有二端,一曰保护商民……一曰弹压稽查”⑨。由此可见,保护海外华侨商民是驻外使、领人员的重要任务,而作为驻美国副公使的容闳,自然就担负有保护美国华侨的使命。

华侨大批前往美国谋生始于19世纪中叶。1848年,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出现了淘金热,使加州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由于这里的开发急需劳力尤其是廉价劳动力,美国资产阶级便瞩目于中国沿海地区;此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天灾人祸,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破产,民不聊生,在黄金和较好就业机会的诱惑下,大批劳动人民便涌往“金山”去谋生,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美国的华侨人数已在十万以上,主要来自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他们大多是出卖劳动力的华工,也有一些是从事贸易和其他事业的商人。几十年来,华侨在美国西部地区开矿筑路、垦荒种田、捕鱼作工、贸易经商,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资产阶级政客、种族主义者和工人贵族极力煽动反华排华,这里出现了排华浪潮,许多华侨横遭迫害,处境十分困难。美国政府也改变了过去鼓励和欢迎华侨赴美的态度,开始着手准备实施排华条例。中国驻美使馆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建立的。

1878—1879年举行的美国第四十五届国会上,主张排华的国会议员提出了限制华人移民美国的“十五名旅客法案”,规定凡前来美国的船只,每艘船载运的华人旅客不得超过十五名,违者要处以罚款或监禁。当国会正在讨论这个法案时,容闳与陈兰彬一道采取行动来反对此法案。1879年2月,他们会见美国国务卿埃瓦茨,指出这个法案是对中国的侮辱,将会严重影响中美两国的关系。与此同时,容闳还尽力争取美国友好人士的支持,动员一些商人和牧师写信给国会议员以反对这个法案。在参议院通过此法案后,曾经担任美国驻华使馆秘书及代理公使、当时在耶鲁大学任教的威廉斯(卫三畏)立即“起草了一份致海斯总统的请愿书,列举十多条理由以敦促他否决该法案”⑩,这份请愿书得到耶鲁大学全体教职员的签名支持,并寄给了海斯总统。

3月1日,美国总统海斯否决了“十五名旅客法案”。同月,陈兰彬赴西班牙与秘鲁访问,由容闳负责使馆事务。这年夏天,容闳接到中国驻旧金山市领事的报告,要求他协助解

决那里华侨烟草商所面临的困境。当时，旧金山市的华侨商人中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人从事烟草贸易和雪茄制造业，这个行业在美国华侨经济中占重要地位。1874—1879年，从事烟草贸易的华商有六、七十人，在雪茄制造厂工作的华工有几百至一千一百人。华侨烟草制造商所购买的烟草印花税单占全市的三分之一。

按照美国法律的规定，从事烟草制造业的商人必须有财产作担保，包括交易股票、个人财产、不动产及其他等等。1879年初，旧金山市税务局为了限制华侨烟草制造商，颁布了新的规定：烟草制造商只能以不动产来作担保。由于当时华侨极少拥有不动产，因此，这个规定使华侨烟草制造商遭到沉重的打击，有十五家华侨经营的雪茄制造厂被迫停业，另外一些则另谋出路，被迫给拥有不动产的白人付一笔酬金，请求后者签名作保。这笔酬金高达二百美元。

在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华商们向中国驻旧金山领事求助。中国领事向旧金山市税务局交涉，但却毫无成效，于是便向容闳报告。容闳深知烟草制造业在当时华侨经济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便立即同美国政府就此事进行交涉。他在致美国国务卿的照会中说：

“本大臣于夏季以来，连接金山华商禀称：‘该华征收内地税课，二十年来，本有常经。现下税务司新立章程，凡华商作烟草生理，虽殷富之商，亦不准领照，必有实业之人取保而后可。我华民在此建置田地房屋者绝少其人，势必请洋人代保；于是有美国人包揽，出名保认，索费甚巨，于华商生理大有关碍。未立新章以前，华商未尝负欠税项，收税亦多；自立新章以来，所征日少。’各等因，到本大臣。据此，查该埠税司所立新章，并非例所应为。据华商所禀各节，似系该税司有意禁阻华商生业，实与两国所立条约之旨不符；该新定章程，应由贵国大伯理玺天德（指总统）核定。相应备文知照贵大臣，并抄送华商原禀各件，请烦查照秉公办理可也……”<sup>⑩</sup>

容闳的这次交涉得到了成功，美国联邦税务局保证恢复旧的担保制度，并指示旧金山税务局取消必须以不动产来作保的规定。这样，华侨烟草商就得以继续经营下去。

但是此时美国各地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反华浪潮日益高涨。资产阶级报刊极力制造排华舆论，种族主义分子在各地举行排华集会，加利福尼亚州制宪会议通过了包含排华条款的新宪法……这一切，使容闳感到华侨在美国的处境日益恶化。他于1879年末和1880年初两次会见美国国务卿，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来保护华侨的合法权益和安全。但是，他所得到的却是空洞的所谓“保证”。在此期间，美国各地不断发生反华暴行，西部一些州一再实施排华条例。这种形势使容闳不能坐视，他于1880年3月9日给美国政府发出了一份措词强硬的照会。

容闳在这份照会中一开始就提出，“近年来金山华人被侮情形，日甚一日，势处危迫，本大臣有不能已于言者。”接着，他叙述了华侨赴美初期为美国各方面所欢迎，“求之惟恐不得”的事实，接着指出：“十年来华人被侮之案，殴击凌辱，甚至焚毁残害，层见迭出，沉冤获雪者，能有几何。方患御侮之无方，乃嘉省（指加州）地方官复屡立苛例，如‘立方天气例’与‘剪辮例’之类，无非苛待华人，必欲尽驱出境而后快；吾民何辜，罹此残酷。”容闳在照会中还说明中国自在美设立使馆以来，中国公使并未就上述暴行与苛例向美方提出过抗议，“原望两国交谊日笃，情谊益孚，久之自可相安无事。”然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竟然变本加厉，最近又通过法令禁止一切公司雇用华工，规定“本省公司生意敢有雇用华人者，从严罚银监禁”。容闳严正指出，“此例实与续增条约（指1868年中美两国签订的

蒲安臣条约)第六款之旨不符,该立例官员岂不之知,而乃故意为此,其心何居……美民之在中国者我国无不按约保护,则华民之在美国者贵国独不仿此以相待乎?”容闳还进一步指出,蒲安臣条约中关于“人民前往各国常住入籍,不得禁阻”的条款,本来是美国方面的主张,他质问道,“贵国岂可以出乎尔者反乎尔?因一省违约,而任全约废除乎?”照会最后指出,1868年中美续增条约在加利福尼亚州已经成为一纸空文,该州“设立苛例,使千百华人栖身无所,谋食无方,流离转徙,填于沟壑。本大臣……值此非理相加,不得不据实缕陈于贵大臣之前。伏维明以教我,是所盼切。”②

对于这份照会,美国国务卿埃瓦茨的回答是:美国政府将履行同中国所订立条约的一切条款。事实上,容闳在照会中所要求的,也就是美国政府遵守中美蒲安臣条约的条款,履行其保护在美华侨的义务,并没有其他过份的要求。然而,美国政府已经决心实施排华政策,此时埃瓦茨所考虑的,已经不是履行条约义务,而是要另立新约以取代蒲安臣条约了。因此,他的答复完全是骗人的空话。尽管容闳的照会义正辞严而且符合情理,但他所代表的是一个被侵略的弱国,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因此,他的交涉毫无结果,美国政府根本没有采取措施来保护在美华侨,更没有设法去改善华侨的处境,制止和平息反华浪潮。这一年,美国派遣使团到北京,迫使清政府同它签订了“整理”和“暂停”华工移民美国的“续修条约”,为美国政府制订和实施排华法律扫清了道路;同年10月底,丹佛市发生了大规模的反华暴乱,一个全面排华的时期就这样开始了。

## 注 释

①容闳《西学东渐记》(中译本)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第98页

② 同① 第97页

③条约全文见 王敦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 北京 三联书店 1957年版 第339—342页

④Watt Stewart, Chinese Bondage in Peru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70) P. 201

⑤ 同④, P. 203

⑥上海《申报》, 1885年12月19日 十版(附张)。

⑦ 同④ P. 208

⑧昆岗等撰《钦定大清会典》京师官书局光绪二十五年(1899)石印本 卷一百 第17页。

⑨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① 民国三十一年(1923)排印本 卷十一 第14页。

⑩Frederick W. 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889) P. 430

⑪朱士嘉《美国迫害华工史料》北京 中华书局 1958年版 第60页。

⑫ 同⑪ 第60—61页。